張忠烈公集

北征錄

張忠烈公集卷十二

皇清賜諡忠烈明贊理恢剿機務察視浙直兵馬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鄞張煌言玄著著

余自乙酉歲奉魯王倡大義監國浙東距己亥十有五載矣其間栖山踏海艱苦備嘗俱無論猶憶丁亥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大軍西征泊崇明遭颶風覆舟喪水陸大軍七萬餘人陷虜中七日得不死間行歸海上嗣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歸因師徒單弱卒鮮成績至戊戌余以兵部尚書奉命視師追隨賜姓延平王成功北伐抵羊山復遇風碎舟返旆踰年歲在己亥仲夏延平王全軍北指以余練習江山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且懸洲可守不若

先定之以為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虜於金焦間以鐵索橫江夾岍置西洋大礮數百位欲逼我舟師延平屬余領袖水軍先陸師入余念國事叔受軀命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急流迅舟不得前諸䑸鱗次且進且卻兩岍礮聲如雷彈如雨諸艘或折檣或裂帆水軍之傷矢石者且骨飛而肉舞也余揮旌叱舟人鼓棹遂登金山時六月中旬也艨艟數百艘得入者僅十七舟而本艫則十三嗟危哉次早濤師始薄瓜城一鼓而殲滿漢諸酋殆盡乘勝克其城延平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虜舟出沒主客之勢成矣力贊濟師鎮甕而延平猶慮留都援騎可朝

發而夕至也余曰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屬將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屬余督水師往且以直達蕪湖為約夫蕪關固七省孔道商賈畢集居江楚下流為江介鎖鑰重地況踰金陵歷來石懸軍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書生耳兵複單弱何能勝任雖然倡義之謂何顧入中原而不圖恢復也余何敢辭於是江湖縮朒水下如駛海舟行遲余易沙船牽挽而前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賫版圖迎王師蓋彼都人士知余姓氏有素故遮道來歸迄余抵儀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將軍必單舸往撫余大速進師欲引去闔郡士民焚香長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獲已登江濆

公署延見士紳慰諭之衆以李將軍無兵恐虜騎突至則無以捍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違行鷁首所向遺民無不具辦香相送者而江濵小艇載果蔬來貿易如織若不知有兵者余顧而樂之軍容儼然王師氣象矣舟次六合得報藩師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城已下藩師由陸逐北雖步兵皆鐵鎧難疾趨日行三十里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作書致張茂之所統為五軍者謂兵貴神速若從水道進師巨艦逆流遲紬非筞余恐後期因晝夜牽纜士卒琵琶行蘆葦中兼程而進抵觀音門乃六月二十八日也不意藩師竟從水道來故金陵得嚴為之備余艤棹觀音門兩宿

所統戰船無一至者余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為殿泊浦口七月朔虜偵我大艦尚遠遂發快船百餘載勁虜千餘人侵晨出上新河順流而下擊棹如飛余左右不滿十舟且無風戰不利幾為所困忽一帆至則余轄下犁艚也余遽乘之復戰後舟續至虜始遁去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虜兵匿而不出余部曲馳報江浦已復蓋余方與虜對壘時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薄江城城中虜騎百餘開北門追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關且阨浦口以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大軍亦抵七里洲正商攻取建業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蕪城

已降矣爾時上游聲威丕振而留都守禦亦堅延平謂余蕪湖又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辦此余謙讓至再延平但促余遄發於是率本轄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謀自此不復與聞矣七日抵蕪城傳諭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南甯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為以及和陽或招降或攻克凡得府四州三縣則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盈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為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

犯偶有游兵闌入剽掠者即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巢縣葉鑰率衆渡江來助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扼上游一軍據和陽以圖采石一軍駐甯國以偪新安而身往來宛陵姑熟間名為駐節鳩茲而其實席不暇煖也余日夜部署諸軍正欲直取安慶九江然延平大軍圍石頭城已半月初不聞發一鏃射城中而鎮守潤州諸將帥亦未嘗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陽實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蘇常援虜得長驅集石頭城余聞之即上書延平大畧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亟宜分遣諸帥盡取畿輔諸郡邑若

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擊殲之否則不過自守虜耳俟四面克復方可以全力注之彼直檻羊穽獸耳無何石頭師挫衄緣士卒舍舟登陸分屯上山釋兵而嬉憩蘇四出營壘為空全無攻城之意虜諜知以驍將梁化鳳等率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猝移帳貿朗軍竄未就虜突傾城出戰兵無鬬志殺傷過半竟大敗時余在甯國受新都降報至遽返蕪城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亦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余致彈壓上游不少動而虜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遺書相招余峻詞拒之太平守將叛降於虜余又遣兵復取太平生擒叛將伏誅然江

中虜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絶余遣一僧賫帛書由間道
訪延平行營書云兵家勝負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
況上游諸郡邑俱為我守若能益百艘來助天下事尚
可圖也倘遂舍之而去如百萬生靈何詎料書未達而
延平大軍不但舍石頭城去且棄鐵甕城行矣留都諸
虜始專意圖余百計截余歸路以為余不降必受縛各
將士始稍稍色變然刁斗猶森肅也余初欲據城與虜
格鬬存亡共之復念援絶勢孤終不能守則虜必屠城
余名則成矣於士民何辜也而轄下將士家屬俱在軍
中擬沈舟破釜既難疾馳欲沖突出江池州守兵又調
未集忽諜報楚來虜將羅將軍戰艘千餘已渡安慶余

慮與虜相值衆寡不敵因部勒全軍詣上游次繁昌舊縣池兵亦至共商進止咸言石頭師即挫江楚尚未聞也我以艨艟竟趨鄱陽號召義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迴旗再取四郡發蒙振落耳乃決計西上初七日次銅陵海舟與江船參錯而行未免先後失序余一軍將抵烏沙峽而後隊尚維三山所云楚來虜艘果相值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舟溺死女真兵無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虜舟適往下流礮聲轟然轄下官軍誤為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有轉蕪湖者或有入焦湖者江西之役已成畫餅矣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於江中易小沙船由小港至無為州擬走焦湖聚散亡彼處多忠義

豪傑之士為再舉計適英霍山中王君重朱正公等義士來遮説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六安與英霍山寨可持久然之因盡焚舟提師登岍至桐城北黃金硎有安慶虜兵駐守此地乃入山關隘余選鋭騎馳擊之奪馬數十殺虜殆盡遂由新圻嶺進山一望盡危峯峭壁插天余轄下甲士素不慣山行行數日皆重趼且多攜眷挈輜重日行三十里余嚴令焚棄輜重而甲士涉遠多疲困余雖知必有長坂之敗而赴義之衆何忍棄置亦按轡徐行八月十七日已入霍山界去縣治僅七十里而遥而所稱陽山寨者僅咫尺間耳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向多義旅近為虜招撫有褚良輔

者舒城縣人亦義師受虜札付據寨中余令將佐先以書往通欲借寨屯衆而彼中已聞石頭師挫有向背心堅辭不納然寨據險萬夫莫能仰攻余遂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縣入將軍寨但將士疲甚偶語沙中俱以途窮為憂余强起按行占一數四課皆空陷余大驚困中令詰朝早發是日余率騎兵先驅但慮前有敵人而豈意追騎之躡其後哉余方越嶺後軍忽報虜兵奄至急回馬而旗靡轍亂士卒皆竄山谷中虜騎已當面矣余顧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兵不滿百因勒馬高坡以待後軍稍集而擊之詎後軍已為截斷首尾不相顧矣虜騎漸合余念鬬死無名遂單騎突圍走止一僮攜印相隨

焉嗟乎余之入山非避死也尚圖控連江楚收河南之
大俠雲擾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奈何孤軍無援鼓聲
不振卒以潰敗東溪不為空坑者幾希天耶人耶余去
敵稍遠而土人利奪兵財皆手挾鳥銃游奕四山余牙
門將跳而復返與余值呼之偕行三人紆迴山岡閒迷
失道土人在山麓者覘知即趨至山椒阻去路余出百
金為壽土人即送余山厂期以日暮導余出三人始雉
髮變服而余將泣數行下忽欲趨行惟恐土人之叵測
也余曰死固余分也藉土人叵測吾當明言姓氏令舁
至建康從容就義耳不然若脫虎穴矣是蓋有命焉及
酉土人果復來導余裹脫粟相餉食畢乘月而行一夜

走七十里皆羊腸鳥道崎嶇特甚余在馬上着靴從舍騎而徒偶得雙舄納之實不容足中宵涉水履益加窄迨曉十指血殷踵盡裂余尚跼蹶奔趨而腹且餒乃望門投止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為館師余將則賈客也皆以兵難避去而導為之送往因具盤飧余為之進一匕復行適余散兵十許遇諸塗見余驚喜欲相勞苦而導者恐耳目大駭疾走余恐迷失道亦躡導疾走而村中豪傑觀者如堵競相遮問蓋村中惟聞余兵入山人心風鶴驚甚見蹶者趨者必謂有兵躡其後也故執途之人而問之導者見村中之遮余謂事必露計不返顧并余僕被亦負之而趨迴顧余之將與僮尚

鵠立隔溪余既失導不得不反就余將與僮步履倉皇
鄉音復異村中心疑余為虜卒敗遁益環擁索金錢余
恐村中復有他變亦姑妄應之且傾所有分贈諸人始
稍稍解去余視其中貌厚者俾之導行强而後可其人
姓胡昆季三貌厚者其伯氏也時余但欲出山達康莊
他不遑計是日又行三十里托宿焉逆旅主人胡族屬
也忽胡之季猝至招其兄出耳語既而主人咸出余意
其識破行踪必甘心於余也然亦無可如何胡却入語
余曰君自海上來非虜卒也余曰然爾何從知之然則
奈何胡曰君適在村中不有數十人過我門乎避雨旁
舍余季問之知君亦海上人恐吾等導不力所以來耳

然胡終不知余為何如人也胡之老人重其雞黍為余言村中豪傑向年亦舉義旗辛不成受虜殘虐故今莫有窺左足而動者不料此番石頭師挫君等又敗績吾儕不復覩漢官威儀被髮左袵而終身矣嗟泣久之復前要盟余易姓名里居相告兼諜所向僉云須從安慶渡江當余之離蕪關而趨上江也舊時賓從歙人朱君來謁叩其近狀云變姓名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埠市中仍欲從余戎行余謂事已裂矣此行利鈍未卜贈以金揮之使去至是余憶前語遂令胡導至高河埠而胡亦云若至高河能事畢矣余益不得不訪朱君而問津焉信宿達高河埠不過里許時已薄暮余令導與童子先

之問朱君藥室所在詎意朱君別余後又他往尚未返
高河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覺有異羣蹤跡之市中
豪士徐某金某者皆歙產與朱君善偶從橋上聞童子
之問朱君市人之蹤跡童子亦覺有異竟以數語解散
市人故余得無恙然朱君未返無居停主轉投逆旅逆
旅老嫗亦歙人聞余為朱君來故止宿余而胡之導余
者將於次早別余歸余悵悵無所問津益無聊怨懟安
慶向有賣稻船往來江南北必取道樅陽湖而高河之
去樅陽一水可通遂令胡代覓便帆將渡江出池州登
九華山徐圖歸計買舟既定舟人期亭午鼓棹余故暫
止逆旅而徐某金某從外入與余聯榻坐問余何來余

告以館穀歸江南便道訪朱君逆旅中無賴子遂詰余訪朱君胡為者余亦謬為應對而金與徐素昧平生語言時陰左右余且目余起引入空室中問余曰君得毋姓張乎余詭曰吳姓金曰不然日者吾同朱某來江上從鄭舟窺見君手采君固司馬公也業已提師入山吳何以至是將何之蓋金同朱至江上余方作焚舟計畢事旁午金無從晉謁而朱別去金亦踉蹌而歸以故朱與余交誼金稔知之而金與朱行蹤徐固熟聞也先一夕余過市金固疑之徐謀曰茲二客之訪朱君得毋山中使者乎盍往物色焉故是晚之解市人及是晨之過逆旅殆有天幸及見余徐不識也金識之余亦不諱告

以故金轉告徐徐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蘆中丈人者
倘疏虞可若何因邀余至其家匿之始通姓名備道夜
來與朝來事如此二君其誠有心人哉適安慶虜兵經
高河士民畏虜如虎盡室避村野余不得已亦相隨避
兵至一何姓家亦金徐密友也翌日虜去金徐二人另
買賣稻船藏余舟次令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渡黃溢
抵張家灘登岸而金與徐别從安慶來相會於張家灘
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於村中故問津焉於是由
建德祁門兩山中走休甯羊腸鳥道較霍山尤甚余復
病瘧扶病而行頭岑岑汗下如雨形容枯槁幾作溝中
瘠矣東建延袤高山多小寇出没或乘夜剽掠土人相

率持兵守嶺頭凡過客皆榷金名為禦寇實為寇也余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村舍逋逃商旅裹足而獨余行行不已人皆怪之賴導者皆歙人得無他慮計程兩日可抵休甯買棹溪行即可達嚴陵未至休邑三舍輒聞有兵阻抵郭外棊蜂屯蟻聚閭閻晝閉蓋虜之叛將新復歸降偽長吏慮有變登陴余緣是不得入止郭外招提戢羽潛鱗雖子胥吹篪不是過也而耳目漸集乘間抵城中寓孫之諸父家其諸父喜岐黃有隱君子風余至盛為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交善不知為余也居數日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亭長呵止之索篙師金始放行達街口

有巡司廨邏卒登舟譏察見余將北音貌魁梧疑為亡虜持之急徐起而與邏者鬨而巡司適至郡不在廨事得解解維過富安已入浙界省會有文符捉民艇載兵截浮梁余船藏他港不獲進卒為所司捉去行路難一至是哉余乃紆道走遂安凡兩易舟繞達嚴郡余既入浙晦迹益難計惟山行可無恐乃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然鳥道羊腸較徽州尤甚時余將已另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向者導余而茲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問途已經旬日始抵海濱濱海居民咸來問訊遠近鬨傳張兵部得生還矣相與悲喜者久之回首霍山奔走以來之安慶之池之徽之婺之浦

江義烏之天台甯海計程二千餘里間關百折何其窮也復回思自崇明進師而瓜步而潤州而和陽而太平而甯國而徽而池而廬之諸州邑乘勝長驅又何其壯也然而轉瞬間成敗異勢榮瘁殊形是又戲耶夢耶余自丁亥迄己亥前後數入長江皆歲在雙魚而師一再躓疑若有數焉然以十五載之揣摩簡練倖得而復失之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古人有言雖成敗利鈍逆睹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已熟余處今日祇欠一死即有不虞亦當為厲鬼以報國爾張睢陽文信國獨何人哉興言及此其可慨也夫其可慟也時在永厤十三年己亥嘉平月紀於浙海行營

北征錄

冰槎集補遺

書

與林用圭書

弟自奉簡書還越雖投閒冷署亦每以馳驅往來矢石間不則代庖制勑坐是失疎候問弟之罪也第憂時冷眼濟世熱腸苟有利於國家有益於桑梓無弗竭力以告當事縱未必盡為吾鄉所知懇求無愧於此衷足矣每想盟翁具大學問大經濟尚爾穩卧東山焉得不艱難困鬬所以區區說項者不過仰藉老盟翁一起支柱南天耳接手教慰諭之情泉涌飈發謬及揄揚弟何克承此若夫盟翁鶴舉雞羣弟所素稔而復且抱膝長吟

惟占風於白水真人更足羞投關抵壁一派昨見象老題疏首列尊銜殊增封事之色但臚敘太繁畫老殊貴平章再四與弟躊躇如盟翁者業擬覆於謁銓時優授京秩此弟推轂前私蓋未糾合之先遂有是議然疏列百位覆亦不上十人惟尚一勳朋兩凡同與此例他不及也郡曹之諭容再圖之發羽匆次奉勒上報不文之誚統恃鑒在

論

李陵論

李陵者忠臣也義士也何言之夫漢武與單于戰者數矣以衛霍專閫出數十萬衆僅能勝之覆師衂事者相

踵乃委陵五千別將出塞後無繼援是武帝明偪陵于死地也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者將可得之于兵而君不可得之于將武帝不能必陵以死止敎陵以降耳至殺傷過當𥚃庭震呼使遥得虛聲相應陵功名成矣而矢盡糧絶徒手叩天帝負陵非陵負帝也其言曰欲得當以報陛下此言豈誣謬哉夫人言之不足信也固矣然有所推則可以相信昔伍員遭讒于楚父兄離刑閒闔弃吳卒破郢鞭尸以報蓋怨毒之于人甚也武帝棄陵于敵而復誅其老母薙其妻孥使陵號痛廹切計無復之將竭其平生之才為敵謀盡其引弓之羣與漢鬪智會勇期長驅入塞衛霍雖在亦費周章况貳師輩

乎而乃揆義抑情没身飲血刺緒以謝志可哀已夫誅其母雜其妻孥而陵遂不為敵用則知全其老母留其妻孥而陵卒為漢用可知也使不特留之全之而且祿之嗣之遥寵列之陵之感激報漢更何如乎陵言豈誕謬哉趙破奴居塞外十年猶能挾其太子歸漢曽謂破奴能之而李陵不能之乎使李陵一旦克踐其言斬單于首焚老上庭內應漢師敲鏡返國于是見老母白髮無恙妻孥帷帳依然聚首悲歡如逢再世豈非千古創事足傳為臣子敗事者之勸廼嚴刑酷誅絕陵南望使厥言不驗悲夫至後晉有朱序既降苻秦反正淝水功更爛焉是代陵言為驗者也

郅都論

太史公以郅都冠酷吏班氏因之予甚傷焉都考生平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其所謂酷獨不與臨江刀筆一事然猶使魏其得通則都網亦未甚密也至于瞯氏之誅首惡耳視義縱之捕定襄獄賓客昆弟一日報殺與尹賞之覆石虎穴並瘞桓東者何如哉而乃連類並觀作史之筆酷矣及守雁門使匈奴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威稜震讋如此李廣何足多乎都即酷亦帝用違其才耳不使為將而使為吏都即酷未聞酷于下民也而且能酷于匈奴蒼鷹之號起于貴戚傳云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蒼鷹之號可以驗忠帝知

其忠而斬之非都酷而帝酷矣班氏又云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太史公原文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班氏特去竇太后三字夫豈偶然且既已太后矣而又何稱漢為予以為中之者匈奴也中之也計為反間以中之也而所以中之之計不傳然則太史公竇太后三字反屬衍文班氏特據所聞為之改正嗟乎漢法過密矣而反使匈奴得借以去其所患無怪乎吐蕃欲去馬渾而盟平涼兀朮欲去少保而通秦檜也郅都而在吾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陸機陸雲論

二陸橫罹讒搆門祚參夷當時皆惜以死非其罪史書

又譏以智不逮言自我觀之機雲者文苑之猩狒而名
教之狼狽也陸氏為吳宗臣奕葉將相鳳凰天墜聞機
已領父兵為牙門而雲亦應賢良舉矣吳社既屋二陸
宜念祖父戮力之餘思休戚與共之義雖不能效諸葛
瞻綿竹一戰張子房博浪一椎若靚之不仕終身豈曰
矯情過行結廬九峯埀綸三泖攻筆墨為勳庸即家庭
為朝宁蓴羹鱸唳良足優游縱使纁璧頻仍州郡敦迫
亦當指鴻自矢笠屐非咸使洛下諸公遥望華亭如同
銀漢不特張華王濟迎風寄心更令王導謝安望塵修
敬在國為忠于家則孝服經懷慤棘薦銅駝笑石火之
于洛陽慰滄桑之于建業林泉見榮著作增重柰何麥

秀無悲殷之恩白馬急朝周之駕驊鏕北邁競物矜情承勢依權細等蠅蚋雖三張因之僨滅于祖父得無䩄顏盧志曰陸遜陸抗于君近遠豈果殊邦容不相識亦或借諱示譏忘恩昧本將撫膺驚汗涕泗汍瀾悟此行祇足辱先思美名安可服俗遂白恰還吳猶可得半况更有顧榮孫惠知幾勸規將忌三世既已知之又何待兆折牙旗夢徵黑幰哉夫忠孝者大廈之基址也功業者棟梁之榱桷也詞賦者塗茨之丹雘也豈有基已陷而慕崇墉址已虛而誇壘堁悖之甚矣然則當時之惜之者與史書之譏之者皆循其末而不原其本掇其華而不詳其寔也嗚呼西晉習尚崇浮務虛故其持論止

此至唐人作傳又附舊聞無能闡隱致使二陸冤書進
至今日吾今為陸氏誅事仇之忤子為後世嚴立身之
大防

鄭虔論

潼關告敗乘輿蒙塵諸扈從不前反為賊用者不足責
矣即受刼汚官不能引决又何可復言然執千古大閑
以定律君子所以持躬就當時國法以原情君子所以
持論如鄭虔者尤可哀也虔為張通儒所刼因稱風緩
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吾今不知其密章所載何
語以意揣之大氐序賊安速亡之形申臣虔朝宗之義
以視王維凝碧一詩孰重孰輕孰先孰後乃維得用一

詩釋中允留官虔不得用竄章寬台州竄死何懸絕哉此所謂就當時國法以原情不得不數唐刑之不平矣且唐而以虔之竄章為漫然也能必賊之亦以竄章為漫然乎如不能必也則虔亦幸而章得竄得達耳如不幸而機露跡呈反忠為逆移海青之白刃先常山而受戮然後信傳靈武相對痛心方歎惜其章中所載何語而恨有心者之無其繼也迨收京之日能不優加褒寵錄及子孫者乎夫由反可以考正意外可推意中一彼一此相推互見但思虔虔舉筆修章生死咫尺難睨鼇呿聊以永日已耳乃馳此心于靈武之廷已幸其身于刀鋸之下虔罪可原誠較然矣總之鄭虔視源明不足視

王維有餘若曰館設廣文目加三絶九重知遇照耀史
編責備惟賢一死甯過而乃費後人之推求借傍人以
比絜為昔日之鄭虔已矣為後世之鄭虔奈何

奇零草補遺

五言律

月夜登普陀山

孤情深一初　捫雲峯古色空山樹　音暮海鐘衣痕盛月淡香跡踏花重漸覺浮生冗何勞來去蹤

其二

海岸真孤絕青青三兩峯月圓清梵塔潮上翠微鐘鶴夢來何處龍吟隔幾重迎門有燈火僧話舊時蹤

七言律

梅花和中峯大師韻

閒從寂寞露精神絕世風流換玉真夢入梨花渾一色

青来松雪成三人等閒標格成凡種多少芳菲步後塵
最愛枝頭　臘破鶯聲還報上林春

其二

自是天工巧入神不將醋醋混真真開從嶺外誰為主
折與江南第幾人鐵骨珊珊疑有韻玉鱗寂寂逈無塵
醉餘好弄柯亭篴吹徹揚州萬樹春

其三

野鶴仙姿別有神偎　端的禮羣真已開香國堪稱聖
若貯瑤臺便可人淡月糢糊檀作暈清霜窈窕玉生塵
相探莫漫輕攀折玄賞應澆竹葉春

其四

一泓秋水翦瞳神紺髮纏鬟看逼真冰雪聰明林下客
煙霞色相畫中人騷魂取次宜呵凍道貌由來欲避塵
却笑化工難免俗半留 到陽春

憶菊限屛字

秋酣寒骨自亭亭借問東籬花醉醒不為霜威憐晚節
正因雨色憶孤馨全開丹面嬌堪摘半吐金心淡欲零
想像高人清影瘦黃鞋道服倚園屛

附甲午孟春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遥拜孝陵

有感同誠意伯題 張名振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真鶉首義旗方出
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粵師枹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

淚新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

采薇吟補遺

五言律

覊旅

莫道輕生易應憐速死難聯床皆舊卒傾座只 官魚
睨嚴宵柝拘攣異燕行歐刀安得借虎穴正漫漫

其二

孤竹羞周粟余懷胡不然暫將吞炭恨并作茹荼憐一
已分氈雪三杯酌乳泉終當從辟穀豈羡赤松僊

七言絶句

牆角紅梅九月發花一朶偶成四絶時覊獄舍用
鹽字

秋嚴霜氣薄於鹽誰道官梅早放尖一點壽陽丹 笑

不 宮額卧春檐

其二

奇葩香韻自廉纖不壓冰霜瘆轉添只恐枝頭滋味

他年調得許多鹽

其三

何用高吟昔昔鹽也應索笑到巡檐獨驚梅菊爭先吐

東閣東籬韻兩拈

其四

寒枝惟 水精鹽欲捲孤山雪一簾得與西風能點綴

先吹霞片到花尖

浙江壬午科鄉試硃卷 大明崇禎十五年 附錄一

第八十二名甯波府鄞縣學增廣生張煌言習易

本房座師錢批

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情獨豔冶此先輩於文章家神骨之外兼登氣體然必以茂美詔令為入格此卷勢如驚鱗躍波情如翔鴻接翼步驟益閒符采倍耀取其章美足以衣被天下矣論閒創微言表聲出金石判比度不分寸五策敷陳時事條達通明知為才識兼茂之士迹

看大受者也函薦

大座師左給事范批　不事高深澹然自足

大座師編修吳批　雅思雋筆萬籟俱澄

按錢名世貴字聖露號澄沈青浦人諸暨縣知縣范名淑泰字通施山東滋陽人吳名國華字葵菴南直隸宜興人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君子以一本同天下故大業因之時起也蓋人莫不有其本事而立之自君子則固處於日生之勢矣又寧必他道之務歟今夫倫品至殊而唯翼宣性繼者舉夫大共而其勢恆足以納天下於軌物蓋神明日茂則萬肇之源以開樸略寡文以百行之端莫越故雖操手至約而亦可相觀以類也以今思孝弟行而犯亂不作何道之隆也意即君子豈能舍是而他務與夫君子鴻明庶績必數貴其天意然逆折之不必其有功而順習之每覺其多福則節節而懿曾不若一節之固乖也所以君子泯其棼於至一而遂有羣相孳息之氣抑君子區觀

衆類必肇定其人彝然衆酌之未免為沿流而獨㥻之適全其公溥則人人而胥匡曾不若一人之有覺也所以君子制其動以相深而因有環相會通之意然則君子亦惟務本焉而已而本立道生有斷斷不誣者天下事不有所起不能有所濟故神靈之質格頑解悖而鏡其源特建端於近類以其近者物本乎天之情而啟而準焉始有其權利君子行雖可矜不以留枝葉德雖可賜不以外根柢未始不疑為平淡而進之至於明察則經緯萬端具是矣天下理不有所尊不能有所統故展耀之業藝極尋常而衷其要特開麗於庸經以其庸者人本乎祖之彝而推而行之始有其功名君子報所自

生可以感琴瑟反所自始可以致羽千人未嘗不矜為
究圖而原之繇於敬𢬵則綱紀四方舉是矣而君子正
非務之以表異於物也其銘之几杖與於此悟迪同焉
其勒之杯棬與於此宏式訓焉觀夫怯夫慕義身不出
閨𥨊而克廣其內心况君子之有倫有脊者哉而君子
正非務之以尊行於己也其戴之矜佩歟為之𢘽順氣
焉其蹑之戶牖歟為之尚樸衷焉觀夫蒙士辨志守不
離宮庭而適懷其內則况君子之無憮無斁者哉是則
一氣所召先率者為能多功而大猷允升肇脩者所繇
寡過君子尚何他務歟抑自父兄之教不先而孝弟其
榛蕪矣務本君子蓋將圖奠固蔕以存水木之思者乎

氣古質清如見禮樂器三代以還無此體製矣

用其中於民

虞帝不自用其知使民協於中而已夫中者舜自允執之而且以用於民彼蜀嘗以知自務哉嘗謂物情之難受齊也廣之以僉謀慮其紛紜而莫定仲之以獨斷又患其扞格而難勝唯本之於作稽而又不至遏炫其聰靈天下所以服時乂之猷耳如舜旣好善而執其兩端矣萬幾之責而欲萃之一身則經文緯質大懼不洽於民庸乃廣集宏謀而內秉之為心裁者外即奉為邦憲一日之理而欲垂諸百年雖忠戚懿猷有時不適於時宜乃參覯庶理而上建之為皇極者下即稟之為民彝

若是乎舜之中一民之中也今且用之矣彼其協濬哲於欽文得毋過恃其叡明而舜則謂上哲之務施諸愚人而嘗苦也勿謂民頑從星惟好勿謂民愚試日惟聽史之所以稱順則也夫空鑑平衡哲后豈有意為參調而羣品適協所不俟劑以五方之氣矣彼其耀光華於震旦得毋自飾其亶聰而舜則謂至一之業歷諸騐迭而始定矣疇為降中稱天而處疇為建中近帝而居書之所以紀從欲也夫詢芻采菲聖人原無患其騐馳而衆方克調所不庸執為一人之憲矣故有以參酌為中者而不知非貞憲之度矣疆友燮友狃習各有柔剛而惟神明其意者雖持疏觀而不毗其衡引菊斷而不爽

其等也所謂上有哲謀之君而風雨從豪者此哉抑有以混同爲中者而不知非式𢿙之執矣會極保極制事具有幾微而唯平康厥心者即值彛撫而不病於迂達權事而不詭於正也所謂上有化裁之主而錯綜盡變者此哉盖總諏詢謀度隨在可以見知而必歸諸度量者用獨不若用衆之神極淺深高下觸緒可以犒中而先詳其委典者任己不若任人之大遐哉舜乎能不景思大知而服之無斁哉竊意允執厥中者堯舜相授之法也而十六字之傳又輔之以人心道心則用中云者其即精一之旨也夫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稽器而得其情亦平施之明鑒也夫輕重長短皆有其情而藉非權度亦奚由知之哉是可為稱施者之驗且王者之於民等勢絜量以為意之所轉耳而實為情之所緣故失平衡之智者事格於所懸而抱咫尺之義者力窮於所赴彼豈未明於工器之用歟胡不可引喻以鏡也大凡參劑王氣者莫過乎執方此君子有絜矩之察也而若其湊於紘紏之域則非藉應圓者無以準裒益之施覽揆人情者莫貴乎司直此古人有執繩之治也而若其推於參錯之塗則非庸稱平者無以律高下之宜故權與度兩者器乎要之不可不察也今夫權始

亦辨之毫芒而已而推算於黃鍾為萬事之本故王者以之生律焉乃等其洪纖則嘉量平而鍾石準考其銖兩則宮候正而聲永依夫甯闕於大較乎昔者盛王當治安之餘而猶借關石和鈞以宣其德意遂得與掌於王府者並昭典則之埀夫亦有取於權也哉今夫度始亦謹之尺寸而已而測數於周官為萬化之原故王者因之制歷焉乃稽其贏縮斯圭表修而算數永積其空圍斯累黍定而規式昭夫甯煩於指畫乎今之世族挾噢咻之術而猶假豆區釜鍾以達其惠澤遂得因設於量人者共察章程之合夫亦有審於度也哉所以官曲之能其端原不恃剞斷以為安迨一入於輔相之宜而

裁成悉利將所云制器以尚象者其道或出乎此也器巧之末其初亦不在外摩以為智迨一物協於曲折之勢而本末大明所云楷器以展事者其道不由於此歟今即以天下推之執杓而運亦足廣兹條敎之風而一毫以乖遂為輪鞅輻輳之所誤致操權度者不敢因任而憚推致之勞折衝而治亦可得其整施之序而相智相形斷在權奇贊劑之所託則法權度者烏容抑牽而越公虛之量竊聞之執藝事以諫者師之職也孟子將無同乎

舉體淵深而氣溫詞惠真文章之雅範

君子以容民畜衆

繹師象而撫衆責養之於不試焉夫民與衆異實也容之卽所以畜之矣宜君子觀象而深有取乎爾且古之設兵原以衛民也昔人謂其不得已而避之故以屢卽田功者寓其流禽壟利之意而卽以戴纘武功者示其表貉誓衆之心自後世伍兩之制異諸鄭鄙之政而兵農始判然矣君子觀地水之象而曰民與衆未始無異名也然亦不可使有異實也以素不相習之民而戒以鉦鼓則挾不祥之器衆皆奮於技擊張克詰之威衆皆力於拘原是敎之師者爲黷武之端也抑以素不相馴之衆而責以干城則璧弧矢之利民勿急其公上黜兎置之用民勿扞其君侯是不敎之師者爲玩寇之漸也

此其權有所隱而事有所陰誠莫善於容畜之方矣夫師之時裒旅方旋懐桃棘者方自力於壯事而君子唯講蒐苗之節將無謂其弛備歟夫國非寢兵之足患而弄兵之足患也君子嚴黨塾之令則耕獵同乎田而精勇東虔於步伐飲射同乎學而俊秀厲志於弓矢又孰非其成城之志也哉師之時藩封未建詠秬鬯者誰共奏其敵愾而君子惟明井牧之制將無謂其忘戰歟夫國非武滿之足憂而人滿之足憂也君子篤比閭之慶則禮以治乎兵而甲冑表容於羽翟樂以行乎軍而金革寓理於宮商又孰非其同袍之氣也哉嘗見遏劉之代虓甲功高於泮水而夷氛孔熾猶薄伐而言歸若止

戈之武業潛於息事甯人豈有附土未堅致繹騷而動者乎夫民猶水也豬之則為安瀾斯其容之義歟又見鞠旅之世脫劍祀美於明堂而國本先搖奚采薇之治外若出車之期典示於型仁講讓豈有地著未廣以召募而充者乎夫衆猶地也尊之則為樂國斯其畜之旨歟由是極容畜之經雖迎貓迎虎作之可以授戰烈而揆民衆之名即成旅成聚進之可以寄軍令彼君子豈誠無所取哉先儒有言井田為兵法祖故國家有事而象弭魚服卿士亦履行閒虎韔龍盾婦女皆識戎事亦容畜之道得焉耳

風規嚴重若其顧盼遨翔則又逸情雲上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隆解道以察時當知所以敬奉矣甚矣解至天地而物無不受其澤矣乘其時者庸何忽諸閒之庶幾之應上究天心羣彙之升下占節序明乎時之所趨造物者啟之也然而處癉盈之終者極則必散而遘震盪之始者謹乃善承此古人設卦若與月令同紀焉夫時至於解為何如時乎前此者凝陰墐戶水泉涸而氣斂於藏則實落材收天地亦憂其鬱而未暢而未嘗助宣之者恐干其紀也前此者農祥緯耒土膏脈而機出於穉則伏萌振槁天地亦患其滯而未舒而未敢升長之者恐爽

其候也至於解矣而雷雨始作矣恩覃霖雨蕭艾等其敷榮氣溢驚雷莫裨同於華實夫解之時而百果草木有不甲坼者哉雖然祁祁之雨膏彼黍苗斯物得以滋長其丰容若將之搏擊而沾潤由之摧折亦由之也然積痒之後不先以震迅而生氣不全則撫異植而感同榮何不可仰素維而頌歲功焉湛湛之露蔭於杞棘斯物得以暢遂其膚理若過為鼓潤而禎祥由之災祲亦由之也然久塞之餘不極以降騰而亨嘉未會則啟朝華而振夕秀何不可推穹旻以察時序焉然後知解之時誠如此其大也氛霧方夷非壯猶難發六宇之蒙故解有時可以糾刑而要非云過度也天地之德方應乎

綏令遘其時者為之剝疾焉品彙何以有廣瑞之升引義於此亦愈知匡時之非細矣因而知屯時乘満盈之會柔剛交而草木節解故雷雨之動正以試草昧之經綸乃解時際西南之運陰陽和而草木甲坼故雷雨之作遂足介庶靈之繁祉此吾所謂解者如此夫春秋紀災異凡震雷雨雹殺草之類不勝紀豈天地之未欲解也或亦其時為之也

發論皆在虛處而名勝間自翹翹秀出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本人情以為端可斷言其所致矣夫易知易從者人情之所聚也端乎此而親之與功可環至而立効則易簡

誠尚哉且夫有元后之體者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是豈可矜功虛願率己意以行之者乎蓋深父母之戴由無炫其神明而效奔走之能在不侮於矜寡所以羣心一而大順章也則且為易知易從者計之天下形氣之倫仇后罔定耳或若聯以臂指而不動轂以腎腸而亦不歸此必上有作聰明之君也非然則尊卑之情也疎非然則君臣之體也遠及乎降大君而篤以家人之懽夫豈不躬被嘉祉乎宅命降康黎民莫違風雨之詔紀宗撫夏興王無俟雷震之文則其昭景飲醴者至矣極之省方以作樂而其情親辨俗以制禮而其性親蓋莫不函以如天之度也是以昔王

十二年會期方岳而又斂時錫福以優游嘉氣之洽則見裘笠者感尹姞於東都覩斧翟者念美人於西國易世猶親之況身沐其澤者歟天下瞻望之衆去來靡常耳或者歆之以厚利而不讋惕之以明威而不附此必上任詐力之臣也非然其蜡索之利未卓歟非然其刑罰之禁未寬歟迄乎去其猜忍而隆以蕃輔之司夫豈不俗革風聲乎定銘迎書歸仁非關玉帛之惠立監惇史凱樂非由鐘鼓之娛則其開誠示懷者深矣推之建國以受球而多康功經野以置畝而多田功蓋莫不祖於配地之行也是以昔王十五國辨定風謠而又養欲給求以庶幾衆志之孚則金玉爲相四國雖遠而必依

雲漢為章六師雖武而必及家邦之相保荒服猶從之
況耿揚其光者歟夫然而易知易從之至於有親有功
豈逆計其效之如此者而道有相連亦何可疑也蓋撫
有一國者懼其威尊而命賤故必屬之以親以明人情
之由而洽有兆民者恐其體異而情殊故必嚮之以功
以識王道之本信乎易簡之理若是其有效也聞諸古
云君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尊安是則有親
有功之一鑒

和中清理幽激多姿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

好生之德惟天地有其撰焉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而生

即其德所由推本言之而見其大焉今夫民物之命皆基於函三而或至忘其誕育之宗將世之馮形翼氣者能無憂其顛隮哉雖然清甯之貺原不設虞劉之心而高深之撰何所外亭毒之意此在天地每不以災德成其大而吾因得而指之曰生也原諸陰騭之始天地既以分形畀性者行其噓植之仁原不欲使短折之徵並考終於福極則總羽毛鱗介不必有局高蹐厚之思矣即擣乎壬林之後天地又以節性防淫者寓其邪郭之度絕不忍以傾覆之情別裁培於同類則等聖頑愚慧亦可知戴昊履地之寬矣斯其為德不誠大哉有上古之天地焉其時法令罕雜俗進康樂為一書民皆登乎

富壽之域天地已不事其匡扶故雨露之施象其仁霜霰之流象其義若無意䕶於殺者而生乃安夫生安而天地之澤何普汜矣况春養秋育有降此而法其事者歟有中古之天地焉其時功利漸紛囿靡生聚者十年物皆遵乎悔吝之途天地益不勝其振救故圜耶之礼告以違泰折之享降以譽若有心閔其危者而生始全夫生全而天地之惠何休宏矣况歲和月吉有贊此而佐者歟乃或者謂舒慘之形天下未嘗恃熟也不知人道攸虧則用違日德王事將啟斯治本月刑在王者猶不能以生而廢殺故有斷獄治兵之事况其為樞極之朕哉蓋即以棄毀觀天地而究不失其遂生之功又或

者謂哀榮之事天地亦所並存也不知四靈可畜仍不
礙𤺕蠢三櫱先殄亦無傷嶽降王者猶不克以生而矜
死故有斬木代獸之期况其在函蓋之宥哉蓋即以剝
落求天地而究不爽其含生之理不然聖人亦何所取
而必祖天地以為德哉從來稱天地者曰大生曰廣生
而史之頌舜則又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吾謂其即言
洽於天心亦可

太虛廓落不復纖塵

後學全祖望謝山輯

公諱煌言字玄著號蒼水

公為宋宰相張文節公知白裔孫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季亂泛海至於高麗明初始歸故里時號為高麗張氏張氏兄弟孝友世所稱雍睦堂者也又六世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公之父也登天啟甲子科官刑部郎

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庚申六月十九日公生有作四日者誤

公太夫人趙氏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得異夢生公故小字阿靈是年八月以後稱泰昌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公二歲

是年遼左失事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公九歲

崇禎四年辛未公十二歲

太夫人趙氏卒

崇禎八年乙亥公十六歲

補邑諸生時天下多故朝議欲重武略命學使者於經義之後試以騎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挽強弓抽矢連二發皆貫革意氣閒暇學使者大奇之

崇禎十三年庚辰公二十一歲

公少好黃白之學嘗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游於

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忽又縱博無以
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産刑部恨焉
崇禎十五年壬午公二十三歲
公舉於鄉
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五歲
國難報至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六歲
江南失守六月同錢公肅樂起兵邑中時浙東義旗
四出姚江則孫公嘉績熊公汝霖會稽則鄭公遵謙
東陽則張公國維金華則朱公大典臨海則陳公函
輝慈谿則沈公宸荃公奉監國至越詔以翰林院檢

討掌制誥兼行人司事

錢公肅樂字希聲鄞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事以諸吏稱遷刑部郎乙酉起兵部中拜御史督師晉兵侍從亡入閩與鄭彩忤嘔血而卒謚忠介年四十二

孫公嘉績字碩膚餘姚人五世祖燧謚忠烈祖如游大學士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工部主事調職方司郎中逮繫下獄從徐忠襄授易踰年起為九江道僉事乙酉　大兵東渡閩六月九日東浙創為卽墨之守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卒於海外之滃洲

熊公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知福建同安縣事以考最補戶部出督工江漕糧啟言忤旨謫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原官晉吏科候與權要不合因奉使歸乙酉起兵邑中是時江上方王諸大將皆頓兵自守縮朒不前公挺身提孤旅從小亹徑發直抵海甯分營列汛浙西響應而諸將無繼之者屯兵置守而還公軍最弱每戰多挂而氣益銳一時號為熊兵罷遷兵部尚書督師扈從入福建拜閣學時鄭建國彩專威權與平夷侯周鶴芝交惡公罷擬極右鶴芝彩恨之彩又與義興侯鄭遵謙相仇彩之部

將李茂守琅琦與公奴子爭口蓋從亡諸臣之室皆保琅琦元夕公以休沐至琅琦熊鄭兩家同鄭相餽

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為所害暨幼子俱投海中鄭公遵謙字履公會稽人僉事之尹之子倜儻任俠

輕財嗜酒與東陽許都為死友大兵南下奄入屈尚忠至紹劉左都宗周曰凡逃官寄可漸也晉守道

額字瀛長全壇人崇禎辛未進士遂繫尚忠以待公即出而縛殺之因謀起兵盡縛降官斬之召啟所歸

少年三十人與孫熊兩閣部應殺招撫使於江上迎監國至挂義興將軍印進伯分守小亹累捷有功方

王爭柄公鬱鬱不得志江上失守福州遣使召之甫至公扈監國於長垣與鄭彩爭洋船交惡熊閣部死

公不平彩恐其襲己遂誘殺之因赴海而死張公國維字其四號玉笥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

大司馬相東浙尋死國難朱公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萬歷丙

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啟壬戌入為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遷奄用事出為福建副使轉參議

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兵部侍郎兼

副都御史流賊焚中都禍及陵寢招公以漕督兼淮撫攻賊以行軍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謗大

起御史姜埰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以功過不相掩
請以家財募人勦寇公于萬化募財武之士助之而
許都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許都已破東陽義烏浦
江三縣進圍府城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
江上推公主兵如東陽縣倭調挾舊部姪萬化以交
通有狀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會國變而
止役江上師起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錄熊而
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甯波浙東之兵首推三府監
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皆師閣中詔至
張熊二公議弗受公與錢公請宜受之兩議各有所
執宰主張公議隆武閣亦授公閣銜公表謝張公與
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溪湯溪浦江張鍾東陽義
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清兵列江上艇暴懸狀
國安辛清散啟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王師攻
金華公堅守三月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於是國安以
大破攻城城中亦以大藥灌之大兵日夜濟師而
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逐陷公麾家妾幼女及萬
化妻章氏投井死走與郡將吳邦瑤何武二人入大
華庫中環坐公于萬化尚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曰
公于死矣公命從者舉大閱刻藥大發如地震王
師反走火止索公知在灰燼中矣
涑公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越中初立

公以少宗伯從事其役死節沈公宸荃字伯友號蘇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考選山西道御史馬阮亂政公連上十餘疏論時政安危得失直糾士英十二大罪出為蘇州兵備道後蹈海死從兄其琁亦崇禎進士殉難台州時號為二忠

順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七歲

浙東失守富平將軍張名振守石浦棄之奄監國至舟山威虜侯黃斌卿不納名振乃奉監國入閩適永勝伯鄭彩至聯艅而行公留舟山

順治四年丁亥公二十八歲

公在舟山時定西侯張名振歸詔公以右僉都御史監其軍是年松江提督吳勝兆乞師威虜侯欲却之右都御史沈公廷揚勸定西行公與馮御史京第同

往至崇明颶風大作全軍覆焉公間行至海上

公有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詩　按日本乞師
之舉始於平夷侯周鶴芝鶴芝者號九玄福清樁潭
人也少請書不成去而為盜於海其人鏡擒智俯畢
皆聽其指揮奮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
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其所謂東京者乃
國主也國主擁虛位政令皆聽之大將軍其三十六
國王則如諸侯之禮撒斯瑪於諸島為最強與大將
軍相首尾鶴芝尋受撫得官乙酉閩中詔以水軍都
督副黃斌卿守舟山其冬遣人至撒斯瑪曰中國喪
亂願假一旅以助軍將軍慨然許之期以明年四月
發兵三萬一切軍資戰艘器械自備其國之餘財足
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埼島至東京三十餘
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皆大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
至鶴芝大喜益以琇璣玩好為賂遺參謀林籥舞附
命而斌卿止之曰監國命余尚書煌來言此吳三桂
之績也且不見世宗之使悉乎鶴芝恕而入閩日本
待鶴芝不至其意漸衰丁亥鄭芝龍降督師張肯堂
乃打鶴芝之說請安昌王恭樾行鶴芝遣其義子林
皋從之不得要領而還於是馮侍御京第自松江歸
言曰方北都借兵時尚有東南可來令我無可失之

地比之前者不倫況世宗朝乃海盜耳我乞師國王其又何害斌卿乃遣其弟孝卿隨京第往至則適有歐羅巴之事初歐羅巴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所謂天主之學也日本佞佛乃盡殺之理於主中莫其船置銅板於通衢刻天主像踐踏之囊橐有歐羅巴物搜得即殺無赦歐羅巴精火器發權數十里舉國來攻日本日本謝罪乃退京第至長崎島則方戒嚴不得登陸京第朝服哭於舟中會東京遣官行部如巡方者見之因收其書撒斯瑪王聞長崎之拒京第謂大將軍曰中國喪亂我不違卿而使其臣哭於吾國國之恥也乃擬發各島罪人以行令孝卿待命長崎而遣京第先還致洪武錢數十萬以助軍需舟山之行洪武錢以此日本致多妓居大宅無壁以綾幔分為私室日夜各懸琉璃燈諸妓爭賽琵琶孝卿溺焉日本以是輕之出師之意中輟己丑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湖伯阮進述之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補陀山寺慈聖藏經為贄則兵必發進與定西侯張名振疏請以澄波將軍阮美為使齎經以往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舟有湛微則恚湛微故嘗犯法於日本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至則戮及同舟始知為其所賣遂載經而還

公有知黃虎凝承制頒歷韻詩初閩中班詔至越江于諸臣會議朱相國大典首奉詔具表稱謝錢相國肅樂言今日事宜合力不宜遽示爭端張相國國維恐淸人心力持不可熊相國汝霖亦以為然遂罷開詔之禮由是頒生嫌隙馬士英又攜之已而相繼失守諸軍皆至海上鄭招討成功自以福州舊官不欲推奉監國用路相國振飛曾相國櫻計撰天祐天復例頒東武四先歷以文淵閣印印之時錢相國已頒魯大統歷海上遂有二朔

順治五年戊子公二十九歲

公在舟山鄞故主事華夏等乞師威虜侯請公偕行至則事泄謀內應者被執不克而還

華主事夏別號默農鄞人為諸生時即受知於倪文正公元路黃文忠公道周乙酉與董路事志甯陸觀察宇爆張職方夢錫等同起兵于邑中所謂六狂生者也錢相國肅樂署為監軍降紳謝三賓惡之謀敗其事不克遂與夏深譽夏之在江上不受官丙戌遯歸里中謀再舉時馮侍御京第密達慈谿義士聚衆

夏與馬復為三竇所告逃拘獄中以賂得免已而復乞師于舟山以屠主事家營弁為應并聯李侍御王璇方單三竇聞之大懼陰竄得弟書告于巡方夏被執庭鞠詢其同謀對曰大行皇帝遣諜某見向難諸忠臣共馬在獄神色自若遇害時夏夫人聞變絕粒夏母尚在堂夫人奉甘旨如故既聞行刑即密語夏諸友託以遺孤時議遣及妻子林時躍蹺出擾子以聞而匿其子于家夫人遣手抃米數斗脆進其姑因從容投繯云

公有挽屠天生兵部詩

屠主事獻哀者一名哀鄞人乙酉棄諸生走江上從熊閣部汝霖孫閣部嘉績軍時甯波尚未起兵也郡中師起復歸傾家助餉已而失守匿于曾王父大司馬之故居與華主事等謀再舉時故居已半為營弁所邏海道中軍陳天寵仲謨者皆北產也屢遂獻哀遇欽醉後感慨致國事數曰勿謂吾輩異國賓皆致閣部史公舊將也當雖揚決別時閣部各屬一印相誓曰異日無忘舊盟此為左券即從衣領中出閣部印以示獻哀且指天曰公若能招海上軍以薄城若吾輩不翻城應者有如此曰獻哀大書會與華主事謀洩為降臣謝三賓所告而諸父相繼被逮矣已而海師入海道孫枝秀曰海師不發矢第仰視賊必有內應令諸營嚴守凡巷口

市臨寄以馬兵紛馳有妄出者即射殺之天寵爭不敌勤師退獻宸遇害方庭鞫時獻宸詈死不承天寵等得無善然天寵爭左右獻宸之力亦多公有撫揚仲瑤廣文詩

楊推官文琦者鄞人諸生乙酉以流寓閩中得與隆武從龍恩充貢舊例以推官用進補監紀推官丙戌與弟御史文瓚間道歸鄞華主事之謀舉兵也文琦實為介紹聯路李侍御長祥王職方翊兩軍其從謀浚被逮時文琦適出城不獲遂逮其父有勸之逃者曰俱亡無益文琦哭曰天下安有倡義而陷父于理不顧而去者亟赴之抗辭不屈同華主事遇害文琦夫人沈氏亦自縊公有挽董若思明經詩

董主事德欽者鄞人右都御史光宏之孫大兵南下德欽納衣領於文廟哭而焚之錢閣部起兵邑中以家財助餉華主事慕漢之獄德欽以千金脫之方事之殷德欽與屠主事皆謂華曰人心不可知慎勿輕易就以師晡華性坦直卒用是致禍其時同謀十人為首惟董主事志寧得脫辛卯死于舟山之難王評事家勤杜秀才兆弦愔杜秀才懋俊施秀才邦玠相繼遇害

順治六年己丑公三十歲

公募軍結寨於平岡時蕭山會稽臨海天台慈谿奉化之間山師大起惟公與李公長祥王公翊軍不事劫略居民安之連破新昌上虞諸邑浙東戒嚴

公時屯兵山寨有勸農遇雨詩

順治七年庚寅公三十一歲

公年三十時監國軍潰於閩定西侯以師迎扈會諸勳鎮討威虜侯殺之而奪其地因屯師焉公以所部入朝晉兵左侍兼學士

公有弔黃虎癡詩黃威虜斌卿字明輔別號虎癡興化衛人甲申乙酉閒累官威虜鎮南將軍總江北兵福州改元斌卿曾以向為舟山參將上言舟山形勢即命以伯元印賜劍屯其地便宜行事時張定西名振駐南田因結姻焉請用平夷周鶴芝自歸斌卿猜忌而平夷嫌隙既下士士多歸之由是見忌而歸黃出師寇

崇明戰敗以周閩安瑞致得免斌卿怯于大敵而勇于害其同類荊監軍本撤違義松江以兵敗至舟山其將士皆驍雄斌卿忌之因鄉民之怒幸而攻之監軍遇害江上失守張定西名振護監國至不納甯國公王之仁至誘擊之得并其衆甯國將張國柱因來爭斌卿傾師出禦勢不能當時阮蕩湖進為定西將精于水戰乃求援馬國柱大敗而去斌卿并得其軍斌卿囚說蕩湖背定西已而賀君堯等至復擊殺之有兩王子至復殺之而奪其貲又劫義師將軍來貢船斌卿思仿南土司之例世有其土令民年十五以上即充鄉兵男子死妻即嫁其田入官年六十無子者則收田別給口食時定西由崇明敗歸斌卿傾海之定西積根擬歸駐南田王平西朝先亦不得志于武卿別屯處頭適蕩湖以軍飢乞糴舟山斌卿不應蕩湖怒遂與定西平西連營時監國失地諸將因在迎之張相國肯堂曰將軍不奔同官乎而與諸雄為仇某竊危之不聽斌卿標將黃大振者海盜之以得罪奔平西勸之令攻之遂奉監國來討斌卿大懼乞援于安昌王恭樣張閣部肯堂皆為上章持罪又講和于諸營會部將叛出洋蕩湖縱力劫之沈屍水中按陸宇燝所作傳盛稱斌卿之才略忠孝刻厲勤王不通聲色力以恢復為志并辭定西平西之事皆以

偶誤致燁非其本心自減辨死舟山遂不可守與前所載不同讀公弔虎癡詩亦甚惋惜俟考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二歲

八月聞有北師定西侯以恃險失備北兵悉抵城下定西乃分軍扈監國北行直入吳淞欲以牽舟山之勢而舟山已陷時公從行

公有滃洲行詩 大兵之下舟山也使松江張天祿出崇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金礪以出定海張定西自恃習熟形勢謂諸將曰蛟門天險誰能飛渡吾坐而覆之此易事耳八月 大兵試舟海口舟山人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艘十一人而縱之喻日天怒大霧咫尺不辨 大兵艘帆直下時沉湯湖先詔海門請和欲以緩師 大兵將誘之下落湖適歸遂擊 大兵于洋以大遠拔樓船風轉反焚其舟蕩湖而創甚投水而死遂往拔螺頭門城上方覺定西以王跟蹤而去諸將背城力闘 大兵殺傷雖眾然眾寡不敵城遂陷文臣則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

朱永祐通政使鄭遵儉兵科董志甯兵部郎朱養時吏曹揚思任戶曹江用楫林英禮曹董雲兵曹李開
國朱萬年王璽顧鋐工曹顧宗堯戴仲明中書蘇作入武臣則安洋將軍劉渭之左部督張名揚揚錦署
衛指揮王翺參將林志燦守備葉大俊定西參謀顧明祥內臣則太監劉朝踏生則林世英俱死之
公有挽張相國肯堂詩華亭祠國在舟山時內司文誥外調軍機鞠躬盡瘁剝無甯畧而吟詠之事不
輟亭臺竹木手自葺灌又有寓圃秋色詩礪灘鮎背之閒詩簡唱和可以觀所養矣其雪交亭者植一棋
一梅開時花嘗相侯獲於亭上有寓生居號居宙種贖斷續斷名寓木也并為文記其事
公有挽大宗伯吳磐禪詩宗伯晚年嘗曰吾與馬文忠世奇最善而李忠毅應昇則吾弟子錢忠介肅
樂則吾門生嘗死國難吾叔子福之乙酉起兵以殉難死吾負吾君是負吾友吾負吾友是負吾子時復
告老居補陀聞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即入城中興張相國分城而守城陷作絕命詞曰只為問事
催行急救遣跑行大浣衣遂自焚于學宮宗伯所著有難幽集
公有挽朱聞多少宰詩朱少宰永祐字爰啟號聞多華亭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吏部郎閣

中以太常寺卿出監平夷侯軍力勸鄭芝龍無降將遣力士刺之己而不果丁亥偕張相國肯堂徐略隸
孚遠至瀾洲晉侍郎加尚書城陷病不能起或謂之曰雖髮則生罵曰吾髮可雜何待今日遂遇害僕負
其尸出郭流血不止僕號泣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應聲而絕
公有挽安洋將軍劉肩之詩劉將軍肩之名世勳江甯人也丁丑進士為人奇偉倜儻精于戰陳復好
儒雅能詩福邸命以副將安撫浙東因隸肅虜麾下累有功監國進都督挂安洋將軍印舟山圍亟世勳
開門詐降內伏大礮大兵前隊爭入礮發死者千人力竭終路自刎而死
公有挽王完勳侍郎詩王完勳名翊餘姚人初從軍西與巽浙知名西興師潰翊歸餘姚弘來壯士家
貲投經以館數量貲分給人感其意魯王在海上遣人援翊御史使舉兵翊結壯士千餘人起下營韓相
號召決旬得千餘人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甯波甯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未幾夏事謀
洩斌卿至甯波後期斂軍而退翊遂入四明與公同郡一祥李長祥等分營互應而翊軍最强以王江司餉
沈調倫毛明山孫悅領部卒雨破上虞數揣今得其縣印於是大帥撮四明村落結圍碑自為戰守大

兵踰清賢嶺攻丁山翊卒死者四百人從説戰段脚史慈谿馮京第自湖州軍敗聞行入翊軍屯兵于杜嶴為團練所破邵一梓亦戰敗于下管翊乃自天台收兵運擊團練破之收散卒隨道招集得萬人使京第乞師日本將會兵由海道入長江會誠卿弟孝卿敗其謀遂與誠卿紀攻奉化不克戰于河泊所還入四明順治六年魯王次健跳翊往見加僉都御史次舟山再見加兵部左侍郎時嚴我公為招撫使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降之　大兵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翊部將黃中道邀殺之翊謂京第曰今與我犄角惟舟山我破舟山無援舟山破我亦孤事未可知然豈可孤來持之望我明年破新昌趙餘姚援浙山紹寧道梗　大兵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兵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擣大嵐翊戰敗京第被獲于灌頂山翊至此為團練所執遇奉化賦絕命詞草府廷鞫之翊不屈漢總兵劉進忠射之中肩田雄中頰金礪中膺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乃仆明山暨鄞人陸宇爝購其首葬之王江及調倫俱戰死于四明山翊執後一月舟山破魯王奔廈門　接順治十一年甲午張閣部會定西軍直擣金山遂學孝陵偕王御史江等題詩蘭若中此王江豈另一人耶抑記載誤耶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三歲

公復邑監國入關延平不肯奉魯但以廩餼供之而

已時王去監國號以海上諸臣皆受滇命也雖公於

王不改節是年刑部公卒

公有諸史詩 初延平以閩越舊嫌不欲臣於監國然監國在長垣在缝跳在溺洲皆有諸軍護衛亦無

藉于延平辛卯之役延平軍勢日盛遂執牛耳定西平夷閩安諸公皆稱邦苦而監國為寓公矣故不得

已而去尊號乾侯之尋良可悼也浙帥舊臣惟公始終一節不與延平附知公有請吏二首蓋情見乎詞

矣公在海上當事防守其家刑部處之泰然曰兒能如是差不負當年也大帥脅令作招降之書刑部密遣

人謂公曰吾甯為李通之父不作姜維之母至是病卒李徵君新嗣葬之城南

公有閩南行詩 是年鄭成功圍漳屬邑俱下獨郡城以援至不克成功防鎮門山以水之堤壞不浸城

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亡者七十餘萬時又遣泳柴素餉之修夜斂瘞骨如龍瓦聲千門萬戶莫不洞開

落落如游墟墓鐃鼠飢鳥白晝充斥圍解百姓存者數而指溝中白骨非其父兄即其子弟歷數告人泣亂息僅相屬言雖悲不能下一淚也時有一人童稚慨率妻子閉戶一慟而斃鄭舍兒竊煮食之見慎中累累皆故欵字畫隱然鄭舍兒亦癈著死延平陸梁海上以來沿海居民受荼毒亦至矣然莫甚於漳州之師總督陳錦實死於是役焉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四歲

公在厦門時有言思文帝未死在五指山為僧尋以敕書通問公疑其偽已而卒無可致還浙次於東甌尋入吳淞

壬辰八月前刑部侍郎王虞石至島言來自五指山思文帝實在彼為僧初思文帝蒙難有告路相國振飛者云被執者非帝也至是皆信其言繼而勅使至厦門故臣皆不能決是年二月復遣使存問使言思文帝今離五指駐平遠不日起兵諸臣乃具公疏請勅驗視卒不可得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五歲

公在吳淞會定西侯軍北行時諸軍直抵金山遥祭孝陵三軍慟哭皆王御史江等題詩藺若中南都震恐而上游人待接應者愆期不至諸軍不敢深入左次崇明

順治十二年乙未公三十六歲

公在吳淞再合定西軍入江掠瓜州儀真抵燕子磯卒以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還軍於浙

是年延平以去年出師未盡得志乃以五月祭旗大演陸師六月祭海大演水師遂下福之安平鎮漳州及惠安南安同安三邑墮其郭因破廣之揭陽澄海普甯峻揭陽城毀澄普又發師下浙之舟山　國朝復遣使撫之不聽是時延平專任閩事朔議割漳潮惠泉四郡并賜延平及其父芝龍叔鴻逵等封爵令

島上雖髮延平不受世祖初遣鄭貢兩漢大臣繼遣葉阿兩滿大臣撫之延平乘機登岸措餉蹂躪福興漳泉之地世祖怒安置芝龍子高祖延平不顧是冬大發水陸諸軍于揭陽應廣東李定國軍十二月攻降泉州漳屬縣十降其九泉屬邑七降其六延平遂置六官分理庶事

順治十三年丙申公三十七歲

公在東甌聞王閩中時定西侯以前年卒其部落無主者公盡統之軍勢漸振復還秦川

順治十四年丁酉公三十八歲

公在舟山初舟山既失守延平以兵取之丙申復陷是年中朝以舟山不可失守遷其民於內公屯兵焉

按舟山自辛卯後國朝以巴臣興守之乙未延平遣部將督諸軍圍舟山巴臣興降丙申八月國朝復取舟山部將之守城者俱赴水死丁酉國朝以舟山不可守乃遷其民過海遂空其地

順治十五年戊戌公三十九歲

公在舟山滇中遣使慰勞晉閣部會延平師北行已陷樂清等縣碇羊山孽龍為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殺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復還舟山

是年五月滇中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湖南馮雙禮副之劉文秀下四川王復臣副之以楚事急選兵俱隸定國六月定國駐軍武岡雙禮駐寶慶連戰皆捷恐孔有德在廣西或躡其後於是定國出新甯雙禮出祁陽分趨全州別遣一軍先趨桂林雙禮先之全州克之與定國合軍而前桂林方發軍救全州南師畢集遂閉城守諸軍攻入其陴孔有德自焚死踰時定國軍復趨湖南蹶敬謹王於衡州東南大覆會與孫可望構隙遂不克終劉文秀入川以來勝不備為吳三桂所敗復臣死之蓋滇事大僨矣　是年永曆駐

蹕雲南依李定國以居孫可望已降矣前年已開緬甸為省以沅江十一府為總督不果　是年永曆遣漳平伯周金湯航海晉成功延平郡王甘輝崇明伯萬禮建安伯黃廷永安伯郝文興慶都伯王秀山祥符伯餘俱拜爵有差　公有閣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詩　自注時予官少司馬兼學士乃自述其敘官非謂是年始授也是年乃晉閣部銜敕詩中有黃麻紫綍不須多之句墓誌及諸傳俱誤

順治十六年己亥公四十歲

公在舟山尋會延平師北行以失利還海上見北征錄

公有會師東甌漫成詩　戊戌七月延平全軍北指甲士一十七萬習流五萬　鐵人八千習馬五千號十萬戈船八千相國亦以所部並發延平推相國為監軍至浙江攻陷樂清州縣次于羊山是年五月復由溫州而上　公有次觀音門詩　是時閣部為前軍合延平師取

育黿總督湖南諸軍當桂王駐安隆時疏言十三家抗險據衡觀覺而勤方今楚蜀雖失諸軍未有貳志
若有枉行可以兵應時蓋海上諸公之計謀結鄭師以打滇患忠臣區區惆悵出于無可奈何事雖不成
亦可憫也諸野史咨失紀賴閩部詩得以攷見鄖陽諸師雖與桂王連知然別奉韓王本鈺為主改元
定武移書序長幼而不稱臣滇事既平陝西總督李國英等以七將軍出湖南分道討諸寨諸寨據險拒
守癸卯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軍力蜀四晝夜國英大挫甲長巫山不能守育黿死之諸寨蠻破韓不變
公有長鯨行詩為鄭芝龍而作 是年十月有告鄭芝龍在高祖密謀不軌前此長江之役與其子通有
詔棄市林太常時對曰芝龍為海盜之首令行島上既就撫從海船不得鄭氏令祈閩敵往來每船例
入二千金歲入億萬以此故富敵國其擁立隆武也非有恢復大略不過以權勢自雄而已諸大臣頒不
悅隆武亦漸忌之芝康遂積相忤又畏大兵之盛知力不能抗滑思歸欸而兩招摁洪承疇黃熙亂致
旨福入因與芝龍通問許以閩廣提督之官芝龍喜于順命而兼得自薙其土也遂盡撤守禦是即詩中
所謂不望鳳凰之池但乞蛟龍之穴者也及貝勒至縱兵殺掠負約挾之而北芝龍亦大海吳成功少為

隆武所奇既有知己之感素薄其父之有貳志遂不顧吾芝龍入京授精奇尼哈番甲午招撫閩島以海澄公封成功并賜芝龍同安侯爵成功不受芝龍遂入高墻辛丑被人所告終不免焉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三歲

滇中赴至公在東甌哭臨三日軍中縞素乃定策復

奉魯王監國然閩中自延平卒諸將多暮氣雖曰推

奉具文而已

公有送陳文生侍御返閩嶠詩　是時滇中報至相國哭臨三日軍中縞素適延平亦卒相國嚴曰所謂人之云亡者矣因貽閩南諸將書議共奉魯王稱尊號復告延平世子以推戴之事遂具啓上詔書一道王遣陳侍御修報之侍御返命相國復上書於是諸將復奉王監國然不過虛名而已

公有傳閩島述事詩　延平之未卒也忠匡伯張進守銅山為部將郭義蔡祿所挾以叛進自焚死忠勇伯陳霸守南澳延平忽持蜚語遣將討之遂入廣降世子嗣位既殺其世父泰泰弟鳴駿子纘緒降忠請

佰陳輝及蔡鳴雷蔡協吉蔡原楊富何義杜輝等相繼歸命故閩部有船閩軍散之語暨于甲辰周全斌黃廷林順等降臺灣之勢遂衰公有得故人書至自臺灣詩 是年延平入臺灣國朝適有遷徙之令相國使羅參軍綸貽書以臺灣遠在海外得之不足為重而以內地兵遠出是無經略中原之志況紅夷欲乞師萬一內外夾攻思明寸土亦未可保又以沿海居民俾于遷徙東迷西竄鮮挺命者若乘其機而圖之此良會也然延平以長江之敗喪氣自度無若 國朝何以得臺灣為休息之計故不聽相國之言是時盧司馬若騰王司馬忠孝徐中丞孚遠沈中丞佺期皆在延平軍中相國望其數發延平使之回軍西指故有只恐幼安肥遯老藜牀皁帽亦徒然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之句

公有北回示將吏詩

按辛丑冬閩部有復曹監軍書曰弟有還沙關幾三月兵金盡粟空唯能為景升仲謀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尤阻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旦晚閩事是閩部之北回在是年春也書中又曰沿海遷徙居民百萬生靈盡入湯火洶洶思動惜無勁旅為之號召以致頹速莫告我輩坐視其荼毒而不能救真愧殺也時閩部欲止

延平臺灣軍專略海上而延平不能用是以有同仇
封左之語

公有甌行延歷詩溫州自戊戌為延平所克次年江師敗歸守溫州將劉獄與官軍戰敗蹟死之是役己歸曰國朝令閩部詩有曰豈知魏勝壘己化李陵城又曰行兵河梁別翻為送瀧西似前此為海師所有而是時有以溫州降者是時為延平世子而作島事自延平沒後世子無意西出親族兵將大都望風投欵以取封爵於是朝議銳意南征合紅毛夾攻鄭人退守銅山官軍入島墮中左金門兩郭收其婦女資貨而北兩島之民闔焉世子入臺部分諸將地頗有蒐裒之志度曲傲歌偷安歲月軍不滿千船不滿百兵甲戈矛一切頹廢相國兩詩深有慨乎言之矣

康熙二年癸卯公四十四歲

公在東甌前年有台州鎮將張承恩者潛謀通海公
以書招之至是將窺浙東不克

是年招撫王總督趙皆以書招閩部閩部答招撫書曰執事旣銜命而來以保境息民為念英如盡撥海

濱之民即以海濱之賊幷我海濱之師在執事既能捐棄之地以收人心在海上何難息蠻爭以待天命使殘黎朝歸故里則不佞夕挂高帆矣其答趙督書曰不佞功名富貴既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亦委之天命甯為文丈山決不為許平仲若為劉處士何不為薩丞相文國朝如不可屈遂收帛書

康熙三年甲辰公四十五歲

公在舟山監國卒於海上六月公遂散軍七月降校欲致公以為功從邏者暗中執公幷及羅子木楊冠玉舟子三人公至甯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墻至省供帳如上賓每日求書堆積亦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公賦絕命詞云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于木冠玉舟子三人從死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夫人董氏先時被

繫獄中削髮為尼以例當徙燕因尼得免今以再從

子鴻福為後武林張文嘉甬東萬斯大與僧超直葬

公於杭州西湖南屏之陰

公有入山詩是時海上諸軍悉落散亡殆盡鄭氏既入東甯祗存閩部一旅然閩部以監國尚存誓死不替是年監國甍于東甯閩部哭曰已矣吾其誰與事者遂以六月散軍入山世皆言閩部以捷死勢窮不復自持而不如使監國一日不亡則閩部一日不罷監國以是年亡閩部之命隨之可謂君亡與亡者也讀閩部之詩者尚其知閩部之心焉監國之死諸書失記以閩部之祭表定之有云十九年之旐節則甲辰矣近有造為誣史謂鄭延平弑王於甲午是因延平不肯臣王而構之者壬寅滇中蒙塵閩部三疏請王即真今具在可攷也漫無證據信手揑造翻天攬地誰其是之

公有懷王媿兩少司馬徐闇公沈復齋中丞詩接王侍郎忠孝字媿兩沈都御史佺期字復齋皆以從亡入東甯與盧尚書若騰辜都御史朝薦郭侍郎貞一徐都御史孚遠紀備部許國為鄭氏國老凡有大

事持訪而行當時瑣之七公其擢亞卒子島
公有遇故里持　閣部被歎入鄭至張提督署徘徊
四顧歎曰此沈相公第也予二十年前曾會文于此
今其子孫何在提督開中門延入請閣部東向坐曰
遲先生已久今得一見對曰國亡不能存父死不得
葬今日之事但期速死提督更有所問閣部不答時
提督欲民舍為閣部寓列卒守之有一千夫長者有
心人也夜半隔窗唱牧羊記傳奇蘇武罵李陵詞音
調淒涼閣部擊節賞之呼與共坐侍歌而和和已淚
數行下提督聞之乃令諸將選優人奏樂以娛閣部
至省趨總督廷臣不見傳令獄中盛設供具更卒無
得失禮司道府縣以總督命相囑來慰諭閣部坐胡
冊但拱手不起蓺時部曲多為幕府僚屬總督謂曰
此爾輩故主也何妨一見於是庭揖者踵至着中士
民各賂守者入見

跋

甲辰七月望後八日予病暑偃卧林中有客忽来告曰蒼水張公被執至矣予驚起問故曰公自延平既歸孤軍海上音援俱絶六月間散士卒隱居島中而毎資糧於普陀提督張杰知之即令僧為導舉健卒數十人偽為僧服奪米舟以濟島中不知也遥望以為米舟至及至帳下始覺而公已被執矣予急往覘之見公葛袍晉巾直立衙門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自角門進公挺立不動杰知之令啟中門入公長揖杰遂延公入内上坐且以好言慰公公仰屋梁歎曰此沈文恭公故第耶二十年前余嘗會文於此終無他言杰令俄民舍真公列

辛守之至夜半忽一校隔窗唱牧羊記蘇武罵李陵詞音調激楚公擊節稱善校亦有心人哉越旬日檄公至省恭命以四人與公前後列騎導從至城門公令駐下輿北面稽首曰臣志畢矣復向城拜曰某不肖徒苦故鄉父老二十年有幸屬望又拜曰自此不復見張氏家廟矣道旁觀者數千人無不流涕至杭總督趙廷臣不見令盛設供帳以禮待公且令諸降弁曰爾輩主也昌往見之於是爭以酒食饋公公是以有聞樂放歌諸作臨刑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偶訛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客羅子木一童子皆不屈同死時九月初七日也公之被難始末如此奇零草乃公所自

定而采薇集則釋兵後作公自注起甲辰六月而七月被執矣讀斯二集公二十年之行事始末俱可概見時同往一卒為余言公帳下積書充棟旁置一棺棺中置米數斗牀頭刹劍一被執時遽起拔劍而以帳蒙公遂不及公之志何如哉嗚呼公之功業天下共知之矣而公之文章天下未必共見之也公之慷慨赴難天下共見之矣而公之從容就義天下未必盡知之也茲於去卒幸購得公草而采薇更幸為公手稿復於降弁得公之遺文因彙錄成集記其始末以俟後之采焉海濱遺老錄畢記

高九椎

盛世之音和以平衰世之音哀以促此言聲音之道與
天運通也維詩亦然吾郡張宦著先生當天步艱難之
世從亡海島志在中興自丙戌至甲辰十九年間飄泊
於波濤颶浪之中蹋蹶於干戈顛沛之際履危蹈險辛
苦萬端宜其音之哀且促矣今觀奇零草文辭和雅氣
韻平舒有從容瞻就之風而無淒颯倉皇之態有慷慨
奮起之情而無卑靡挫折之念至若興趣所臻風流跌
宕冠裳所集意象崢嶸覽厥體製有直追嘉隆盛時諸
作者何其音之不類也噫我知之矣昔者典午凌夷江
左繼祚新亭之會四座興悲而王茂弘獨曰當共戮力
王室恢復中原奈何作楚囚狀邪宦著之意蓋在於此

推其志直以明室中興可操左券故家亡不悔身喪不顧雖王謝偏安之業猶不屑言詎肯以德祐諸君子自況邪發諸歌詠固宜與盛世同符而天心夢夢力不從志豈其始願哉夫人以詩傳者王維儲光羲非不名家而本領未正忠義之道疑矣詩以人傳者淵明飲酒皋羽睎髮千載下讀之猶沁人心脾是草亦作如是觀若王李鍾譚各標壇坫特雕蟲小技之論耳未可為忠義者道也余之書此將以傳諸不朽也嵗在甲子中秋日

眞邑秦川題

書奇零草後

從來鼎革之際殉難者惟勝國為盛而於四明之產為獨多蒼水張公其尤從容就義者也公絕命詩云我年四十五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則公之倡大義也年才二十六耳是時我
世祖已受命而作之君固不肯順天應人而跋涉山海至十有九年甘喪元湛族而後已蓋自古亡國大夫之所罕覯也余嘗畫公像寶藏之頃於役江南由京口至蕪湖追想公領軍長江凡瓜洲燕子磯觀音門諸勝皆駐師之所而尋其遺跡渺不可得為慨然者久之蕪關受降最早公居之幾近一月余以君子過化之地神必

存焉擬請當道於江口睢陽祠祔祀之以公忠烈足媲美也匆匆返棹而中止家居曝書得奇零草為先副使所手鈔蓋公自定之詩殉難時以重價購得諸老兵而流傳者公自序深歎筆墨之不幸而散亡何身在行間而猶沾沾於詞翰也然所存雖尠全豹已見且當日軍旅往來於長江一帶歷歷可數其詩不媿作者殆所謂必窮而後工乎公固不藉以詩傳而即此一編足長留天地間矣夫公梗化亦為其主當不諱之朝文字無所疑忌謹抄此冊以廣其傳附以北征錄者俾後有所考云道光五年冬慈谿後學鄭喬遷識

全庶常祖望既定尚書詩文集十二卷附鄉薦經義一卷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可謂有功表章矣勳嘗見之而未及錄忽忽十餘年重見年譜於姚江黃氏附錄詩話亟假歸手鈔旬餘而畢尚書以康熙三年甲辰殉節於杭從死者故參軍羅子木侍者楊冠玉及舟子三人尚書嘗賦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于忠肅公二墓之閒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尚書甥朱相玉贖首領而杭人張文嘉沈璜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預爲買地經紀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荔子峯下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羲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後七十餘

年道士吴乾陽修復墓道仝庶常復為神道碑銘又三
十餘年為乾隆四十一年
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録尚書以原官
褒謚忠烈越十六年壬子鄞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於
墓之門海甯陳鱣大書曰
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勳等輸財
設祀春秋薦以蘋蘩迄今已未歴有八載忽見雖墓丈
餘有新塚二查係土人翁耀卿與謝上達私賣并削餘
地耀卿故守墓者勳謂同社曰是不可長也於是公請
之方伯謝公署廉使秦公委縣丈量㩁地一畝七分五
釐畫界繪圖立張忠烈公祀户入冊遂上之大中丞玉

公將建坊湖上以昭

朝廷獎忠之典以示地方禁塋之防先是勳摹尚書遺像於杭蓋甲辰錢塘獄中所畫藏於萬氏者並附記於年譜之後以備參攷時九月七日正尚書殉節日也擲筆不禁泫然鄉後學鄭勲謹跋

記張忠烈遺硯

歸安李宗蓮少青

張忠烈遺硯定海王生榮沐所藏云其人官山左得之某市同治壬申余權定庠篆得見之硯爲端州舊坑石受墨處微有裂痕準今工部營造尺縱五寸四分橫四寸高一寸五分上端志以篆書二十四字曰投鼠支牀幾經摩刼堅貞不渝何嫌破裂左我揮濡長此昕夕欵志行書蒼水二字左側刻萬九沙隸書跋云讀銘辭見先生忠烈之氣隨在流露經于吳山書肆得之裂文邪枏完好如初手澤所遺默有呵護者矣下署雍正甲寅九沙萬經敬識嗟夫忠烈當滄海橫流之際堅貞蓋世百折不撓其大節無愧于文丞相丞相之有玉帶生忠

烈之有此硯固並垂于天壤間迄今讀其銘詞凜凜有
生氣忠烈就義錢塘萬充宗先生葬之于南屏之陰九
沙繼志述事每上巳重九必為設祭然于吳山得此硯
則已在晚年又不知如何輾轉而入于山左今王生之
先人又得之以歸于滃州滃州為公舉義處亦桑梓地
也豈公之魂魄二百年後猶樂思故鄉而默致其完璧
之來歸哉乃摩抄十日復手拓其銘詞而歸之吾友周
仲香云有以百金為王生壽願得之生却不受吁生其
知所寶貴矣

明張忠烈公墓石記

錢塘邵志純譔

皇帝御極之四十一年　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三千六百餘人其通謚忠烈者百十有二人鄞蒼水張公名煌言者赫然在其列越十六年壬子公故人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於墓之門海甯陳鱣大書曰　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嗚呼公亡百三十年矣當我　大清兵之南下也名城大邑望風瓦解其時重臣宿將投戈棄甲北面　新朝為前驅以圖功名者豈勝數哉公顧以一孝廉逆魯王為監國嘗率所部奪譚家洲舟皆銜飛礟以渡及鄭成功圍金陵公別畧地至蕪湖而成功驕不受要約師先潰下流道梗公

乃間行走天台以集散亡軍復振厥後魯王被成功害
公始竄身海上然且招之不至威之不降殺其身而不
悔夫豈不知魯王之弱成功之驕不足與有成歟大厦
之傾非一木所能支歟又豈預計身後之榮名而好為
其難歟乃自起義以迄於亡積十有九年之久自古亡
國大夫抗命新朝未有如此之烈者洪惟 皇帝
度越天地德邁隆古發史家未有之公論植萬世忠義
之大綱凡昔之為前驅以圖功名者類皆標其名曰貳
臣分為甲編乙編矣如馮銓龔鼎孳輩之曾給美謚者
且按名追削矣梁雲構衛周祚之曾祀鄉賢者又 廷
議撤出矣而十有九年抗 命之孤臣轉得邀 國家

易名之典則今立石表墓之舉所以昭聖度之宏勵
臣道之防者甚鉅志純幸與斯役執筆以紀識非有私
於公為之闡潛德而發幽光者比也公字玄著蒼水其
號墓在西湖南屏山荔子峯下北向塚凡三公居中旁
則葬其幕客羅子木侍者楊冠玉及舟子一人聞之長
老言渴葬時以尺許端石硯刻姓氏納壙中先是諱其
名為王先生又以所著有奇零艸或曰奇零先生至今
識與不識皆稱忠臣墳立石為九月二十八日前數日
積雨凝晦屆期林木暉朗湖山爽耀仁和朱文藻作文
祭之同時集墓下者十有三人鱣文藻志純而外鄞萬
福海鹽張柯海甯吳騫錢馥餘姚盧文弨仁和王丞錢

塘張凱闓洲及志純之兄志錕子書稼又輸財而不果
至者若干人墓地若干畝其輸課也向為土人翁耀卿
得附書按公配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畢命鎮江士大
夫或先或後亦必有推　聖天子廣大之恩以表其
墓者志純尤樂得而記之也

國初浙東鄞縣錢公肅樂以勝國舊臣首倡義旅起
海上而張公煌言實襄其事公之死以康熙三年甲
辰於殉節諸臣中死最後故叅軍羅子木門人王居
敬侍者楊冠玉及舟人從公死鄞人紀五昌出貲購
公首葬之西湖之荔子峯下公死後閱百十三年特
荷　今皇帝褒錄賜謚忠烈乾隆五十七年其鄉

後進萬福陳鱣等立石墓門而錢塘邵志純為之紀烏虖天之棄明久矣方公督師行間明命已訖公詎不知事不可為而乃流離遷徙之死靡悔其自九江遁還歸隱海南嘗自製一桿置寺中俟糧且盡死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哀鳴蓋公之精誠亦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善西溟氏序公奇零艸謂齊武帝令沈約立袁粲傳元為宋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三者皆帝王盛德事今　天子詔錄遺忠其抗命　本朝者均予易名之典尤為度越千古而浙中士夫尚節好義訪公之墓設祭立石其事皆可書公官或稱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或稱兵部侍

郎或稱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今墓碑稱兵部尚書者蓋以公之死浙江總督曾以具尚書卹上之以是稱兵部尚書云至公之事蹟已見於黃梨洲先生墓志全吉士祖望神道碑銘及志純所為記不復詳乾隆乙卯十一月望前三日浙江分巡杭嘉湖道無錫秦瀛書後

張忠烈公墓請入防護冊呈

竊維鞠躬盡瘁道著忠貞表墓式廬事關節義況

聖德廣如天之度斯人心殷好德之誠如故明兵部尚

書鄞蒼水張公者篤生浙地初舉孝廉暨事魯王洊加

閣部維

泰運值

龍飛之日炎劉火井敢與日月爭光且中原非鹿走之

埸趙宋厓山行與風濤俱逝遂使羈棲懸𡋙滿目蟲沙

赴義杭州甘心斧鑕北征有集全謝山追紀其書東市

無歸萬充宗助營其葬一方殉硯三百年正氣所鍾四

尺荒墳十九載艱貞可想

聖祖仁皇帝愛之而不忍殺也特諭降以試其心

高宗純皇帝憐之而有所取也爰

賜謚以彰其節墓門木拱應知

帝澤宏深棘陛麻宣共仰

皇仁浩蕩惟是先賢之祠墓防護例有明文惜茲忠烈

之幽墟登載猶虛縣冊倘其黃腸不保馬鬣徒封任樵

豎以行吟作鼯鼪之窟穴是

錫命之榮已銘泉壤而犂田之嘆莫保佳城冥漠君之

稱良可傷矣王先生之號其可繼乎昔齊王禁展禽之

墓士著美談宋帝修卞壺之墳道光史冊用敢聯名叩

請上體易名旌獎之

天恩庶幾入冊流傳永為此地湖山之勝蹟遠接梅花
嶺畔舊叨
賜祭史公應跨鶴而來近覩荔子峯頭新沐
仁風張公亦驂鸞而笑矣敬瀝輿情上祈
鈞察